

甘肅簡牘

第一輯

甘肅簡牘博物館
◎編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甘肃简牍·第一辑 / 甘肃简牍博物馆编.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10
ISBN 978-7-5643-8271-1

I. ①甘... II. ①甘... III. ①简(考古) - 古文献学 -
研究 - 甘肃②帛书 - 古文献学 - 研究 - 甘肃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01148 号

Gansu Jiandu (Di-yi Ji)

甘肃简牍 (第一辑)

甘肃简牍博物馆 编

责任编辑	吴迪
助理编辑	李欣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3.25
字 数	273 千
版 次	202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8271-1
定 价	6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編委名單

主辦單位 甘肅簡牘博物館

學術顧問 張德芳 鄭炳林 葛承雍

編輯委員會主任 朱建軍 楊眉 徐睿

主編 朱建軍

副主編 肖從禮 馬翕嫻

編輯委員 (排名不分先後)

張德芳 鄭炳林 葛承雍 沙武田 韓高年 魏迎春

高啓安 賈建威 楊富學 陳國科 高榮 李迎春

孫占宇 朱建軍 楊眉 徐睿 肖從禮 韓華

常燕娜 高倩如

本輯協辦單位 中共武威市委

武威市人民政府

執行編輯 馬翕嫻

刊首語

甘肅簡牘博物館成立於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主要承擔甘肅簡牘文物的收藏保管、保護修復、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職責。《甘肅簡牘》由甘肅簡牘博物館主編,以發表國內外簡牘、帛書等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成果為主,同時兼顧歷史學、考古學、博物館學、文物保護、陳列展示、書法藝術史的相關研究成果,等等。

20 世紀是簡牘大發現時代。迄今為止,國內外共出土約 30 萬枚簡牘,有楚簡、秦簡、漢簡、三國吳簡、晉簡,以及其他時代的少量簡牘,簡牘學由此成爲一門國際顯學。在簡牘大發現和簡牘學形成發展的百年時間裏,甘肅簡牘占有重要地位。

在 20 世紀裏,甘肅簡牘的發現持續時間長,其中大宗的重要的簡牘發現有如下幾次:

1907 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A.Stein) 第二次中亞探險期間在敦煌漢代長城烽隧遺址掘得一批漢簡,稱之爲敦煌漢簡。斯坦因將其中 700 餘枚漢簡交由法國漢學家沙畹進行整理。1913 年和 1914 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期間,又先後在敦煌等漢代長城烽隧遺址獲得一批漢簡。斯坦因共獲得敦煌漢簡約 2000 多枚(含削衣等),原簡現藏英國大英圖書館。

1930年中瑞聯合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W.Bergman）在漢代張掖郡居延的烽隧障塢遺址發掘出土 10 000 餘枚居延漢簡。原簡現藏中臺北市“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59年武威磨咀子 6 號漢墓出土 469 枚《儀禮》漢簡；1959年武威磨咀子 18 號東漢墓出土 10 枚王杖簡；1972年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 92 枚醫藥簡；1981年獲武威磨咀子東漢墓出土 26 枚王杖詔書令簡。《儀禮》漢簡、醫簡和王杖簡因出土地在武威，故這幾批簡牘人們習稱“武威三簡”。原簡分藏于甘肅省博物館和武威市博物館。

1973年至 1974 年間，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組織居延考古隊在居延展開考古發掘，在破城子遺址（貝格曼編號 A8，甲渠候官）和第四隧發掘出土漢簡 8000 餘枚，學界習稱為“居延新簡”。同時對肩水金關遺址（貝格曼編號 A32）進行發掘，共獲漢簡 11000 餘枚，稱之為“肩水金關漢簡”。居延新簡和肩水金關漢簡現藏甘肅簡牘博物館。

1979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對敦煌馬圈灣漢代烽隧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獲得 1217 枚漢簡。這批漢簡現藏甘肅簡牘博物館。

198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 460 餘枚秦簡。原簡現藏甘肅簡牘博物館。

198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酒泉市金塔縣內的漢代地灣城遺址（貝格曼編號 A33，肩水候官）進行發掘，獲漢簡 700 餘枚，稱之為“地灣漢簡”。原簡現藏甘肅簡牘博物館。

1990年至1992年間，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歷時兩年發掘了敦煌懸泉置遺址，共獲漢簡約 23 000 餘枚，其中有字簡 18 000 多枚，習稱為“懸泉漢簡”。原簡現藏甘肅簡牘博物館。

除以上大宗簡牘發現外，還有一小部分甘肅簡牘為考古調查和發掘時的零星所獲。綜合統計可知，歷年歷次共出土甘肅簡牘 60 000 餘枚，占全國出土漢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甘肅簡牘博物館目前收藏有秦、漢、晉時期簡牘共 39 465 枚。

甘肅簡牘具有發現時間早、發現次數多、簡牘數量多，以及相應的國內外著名學者參與眾多、持續研究時間久、學術成果豐碩、影響深遠等特點。早在 20 世紀初，西北簡牘一經發現就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關注。漢晉簡牘與殷墟甲骨文、敦煌石室遺書和明清大內檔案被譽為中國古代文獻的四大發現。其中敦煌遺書、漢晉簡牘更是古絲綢之路上最為珍貴的歷史遺存文獻，是絲綢之路繁榮和中西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歷史見證。

數萬枚甘肅簡牘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這批數量巨大、內容多樣、價值不菲的漢簡對於研究秦漢魏晉時期河西走廊段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社會經濟、文

化教育、科學技術、民族交流、軍事防禦、津關制度和文書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數萬枚漢簡亦是不可多得的書法藝術真迹珍品，對於書法藝術史研究具有獨特價值。此外，數萬枚西北漢簡明確而詳細地記載了兩漢時期中原王朝對絲綢之路河西走廊段的軍事防禦、郵驛交通體系的支撐措施，對西域諸國的有效管理以及與中亞、西亞等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情況等，具有傳世文獻所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價值。

近年來，專門從事簡牘學研究的學者不論人員還是論著均呈不斷上升趨勢。正如李學勤先生曾經所言：“21世紀是簡牘學的黃金時期。”簡牘學已經成為一門真正的世界性顯學，簡牘學的研究成果對於今天不斷堅定文化自信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發揮甘肅簡牘大省的歷史資源優勢，探尋簡文中的歷史真相，讓簡牘文獻的文化價值更好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學術支撐，新時期有志于簡牘學的研究者責無旁貸。

長期以來，國內歷史文化方面的學術期刊相對較少，簡牘學研究的專業期刊更是少之又少，缺乏為簡牘研究發聲的有效平臺，使得簡牘學的學科建構與學術研究滯後于發掘工作。大量富有創見的簡牘學論文只能散見各類綜合性刊物中，極大削弱了簡牘學在國內外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影響力，簡牘所蘊含的豐富歷史文化內容難以為新時代文化事業提供更好的服務。此外，眾多學者簡牘學最新研

究成果更是難以發表，使學者們的研究積極受挫，對簡牘學的專業隊伍發展亦有一定影響。

《甘肅簡牘》的創辦和出版，是在立足甘肅歷史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準確定位學術研究方向的重要平臺，是理論指導實踐的現實舉措，是補充完善甘肅學術刊物內容結構的必然之舉，對我國簡牘學的學科建設、學術發展意義重大，是推動簡牘學進一步發展的新支點，以此建構和完善中國特色簡牘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有助于推動我國歷史學、考古學、簡牘學的發展和多學科融合，同時也是不斷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的實際舉措。

簡牘學是一門包括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等在內的綜合性學科，涉及人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諸多方面，如古代語言文字、政治制度、經濟生活、軍事塞防、歷史地理、民族關係、中西交流、精神信仰、文化典籍，等等。相關研究成果的及時公開發表，有助于我們加深和拓寬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認識。

以上即主編《甘肅簡牘》的初衷。

編者

2021年9月

簡牘研究

清華簡讀書小札一則	許文獻	003
清華簡《尹誥》與古文《咸有一德》之關係考辨 ..	王化平	011
從武威漢簡蠡識甘肅簡牘書法創作的精神理路	竇永鋒	022
“王杖”之鳩考	李 銀	030
武威漢代醫簡校讀札記（七則）	方 勇	037
《肩水金關漢簡（伍）》簡冊復原芻議	姚 磊	044
《居延漢簡（壹、貳）》釋讀問題舉隅	李洪財	054
漢簡武威郡姑臧縣、張掖縣史料鉤沉	趙爾陽	063
西北漢簡零釋三則	魏振龍	072
肩水金關漢簡所見縣名與里名	李炳泉	079
居延甲渠候官簡冊初步整理	熊曉曼 楊 眉	101
敦煌懸泉漢簡三十年研究綜述	洪 帥 汪豔萍	109

近三十年利用西漢簡牘研究漢郡綜述	趙培燊	120
------------------------	-----	-----

涼州文化研究



從簡牘中探尋涼州葡萄酒的歷史	葛承雍	131
武威漢代墓葬特點簡述	何金蘭	134
書院、游學與清代武威科舉之盛	陳尚敏	141
“涼州三明”詞語典故源流考	任繼昉	154
涼州與薩迦：區域文化中心對話敘事——華夏本土文化 傳播風草論應用嘗試	王孝庭 顏亮	159
武威詩人張澍《養素堂詩集》的編訂與整理	漆子揚 包喜全	167
“馬踏飛燕”銅奔馬時代申論	賈小軍	172
《書林清話》“刻書分宋元體字之始”試解	伍楚嘉	184
“第四屆涼州文化論壇——《武威漢簡集釋》圖書首發式 暨‘簡’述中國學術交流研討會”會議綜述	高澤 馬翕嫻	191
後 記		202

簡牘研究

--	--	--	--	--

清華簡讀書小札一則

許文獻^①

【摘要】 探討清華《厚父》簡 2 所見一段簡文，并針對其中兩則疑難字例進行討論，包括：“”仍隸作“攴”，并從網絡發言者“子居”之說，將其讀為“雍”，惟又進一步確認其義訓為“喜悅”；“”字仍應釋作“少”，但改讀為“召”，訓為“召喚”或“召見”。在此釋讀基礎上，將簡文斷讀為“啓惟后，帝亦弗雍啓之經德，召令咎繇下為之卿事”，乃“上帝仍不喜啓之經德，乃令咎繇下任卿事以佐之”之謂也。

【關鍵詞】 清華簡；厚父；攴；少

清華《厚父》簡 2 或見兩個疑難字，其字形為：



【簡 2，△1】



【簡 2，△2】

簡文之辭例則為“啓惟后，帝亦弗△1 啓之經德，△2 命皋繇下為之卿事”（原整理者之寬式釋文與斷讀）。^②

先說“△1”字，學者之看法為：原整理者將其隸作“攴”，即“攴”之異構，并引毛公鼎與傳世文獻異文，將其例讀為“鞏”，且訓讀為“固”，在此處為意動用法^③；趙平安認為此字乃“攴”之增累字，即《說文》之“攴”字^④；王寧將此字訓作“擁護、維護、支持”，并將簡文所云“啓惟后，帝亦弗攴”釋為“啓當了夏王，上帝也不肯支持他”^⑤；馬楠讀為“邛”或“恐”，訓作“病”，并解讀簡文之文意為“帝亦不以啓德行

① 許文獻：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②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第 110 頁。注：若無特別說明，本文後引是書，不俱出注。

③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第 111 頁。

④ 趙平安：《〈厚父〉的性質及其蘊含的夏代歷史文化》，《文物》，2014 年第 12 期。按，同文又見載于“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5 年 4 月 8 日。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5/20150428092435024426590/20150428092435024426590_.html。

⑤ 王寧：《〈清華簡厚父〉句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5 年 1 月 28 日。

不足為病，命皋陶下為之卿士^①；曹方向仍從原整理者說，讀為“鞏”^②；網絡發言者“暮四郎”讀為“窮”，並將簡文所云“弗斐（窮）啓之經德”，釋為“不使啓之經德窮盡”，同時也在此基礎上，另將毛公鼎“不玠（窮）先王配命”解作“不窮先王所受之命”^③；網絡發言者“奈我何”提出三項方案，即“弗”字讀為“弼”，釋為“無實義的虛詞”，以及讀為“否”“丕”等^④；黃國輝讀為“蛩”，訓作“恐懼”，並詮釋簡文文意為“上帝不但不恐啓之經德少，而且還命咎繇下為卿事”，且其前後句為“一種並且或遞進的關係”^⑤；網絡發言者“子居”讀為“雍”，訓作“和悅”“喜悅”^⑥；郭永秉所擬之寬式釋文為“啓惟后，帝亦弗恐啓之經德少，命皋繇下為之卿事”^⑦。














綜觀諸家之說，知簡文“△1”字在釋形上，應從原整理者之說，將其徑隸作“受”。此類“夂”旁所從“夂”，多訛近“舟”形，此學者早有所云，可信。^⑧不過，簡文“△1”字并無一般楚簡“夂”字所繁重之“女”旁，若以古文字“止”旁或現訛近“女”形之現象而言^⑨，則《厚父》簡此例未從“女”，有可能就是沿承了殷商甲骨文以至春秋金文多數“夂”字所見未重“止”形之寫法^⑩。再者，楚簡“夂”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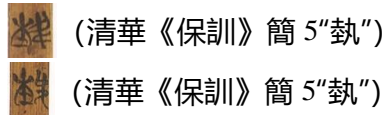
- 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5年4月8日。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r/6831/2015/20150408112711717568509/20150408112711717568509_.html。
- ② 曹方向：《讀清華簡〈厚父〉短札》，“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15年4月1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90。
- ③ “清華五《厚父》初讀”，簡帛論壇發言者“暮四郎”之評論，“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15年4月18日。<http://www.bsm.org.cn/forum/>。
- ④ “清華五《厚父》初讀”，簡帛論壇發言者“奈我何”之評論，“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15年4月20日。<http://www.bsm.org.cn/forum/>。
- ⑤ 黃國輝：《清華簡〈厚父〉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5年4月27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506>。
- ⑥ 網絡發言者“子居”“清華簡〈厚父〉解析”，“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5年4月28日。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r/6831/2015/20150428171432545304531/20150428171432545304531_.html。
- ⑦ 郭永秉：《論清華簡〈厚父〉應為〈夏書〉之一篇》，《出土文獻》，2015年第2期。
- ⑧ 參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74頁。氏在釋“執”字時，曾云“女”為羨符。“夂”旁訛與“舟”形近同，知楚系“夂”旁確實有訛近“舟”形之趨勢。
- ⑨ 例如“𠄎”（商代晚期：嬰舟，集成06189），季旭昇將此字釋為“嬰”，可信。此字似乎是繁重了“止”形，若以“嬰”字從“女”之角度而言，疑即後來“嬰”字從“女”形之來源之一，但此是否與馮勝君所釋“𠄎”“𠄎”二形有關，尚且須進一步釐清。參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二版，第853頁；馮勝君《試說東周文字中部分“嬰”及從“嬰”之字的聲符——兼釋甲骨文中的“𠄎”和“頸”》，“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9年7月30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860>。
- ⑩ 殷商甲骨文之“夂”字，一般是不加“止”形，此情況最晚至西周中期，仍可算是“夂”字發展之主流，例如：“𠄎”（第一期：《合集》07168“夂”）、“𠄎”（第一期：《合集》17084“夂”）、“𠄎”（第三期：《合集》29250“執”）、“𠄎”（西周早期：中鼎，《集成》02752“執”）、“𠄎”（西周早期：沈子它簋蓋，《集成》04330“夂”）、“𠄎”（西周早期：班簋，《集成》04341A）。目前所見最早加“止”形之“夂”字，雖亦見于商代金文，但此等類例一直到西周中期，仍屬少數，其例僅見于“𠄎”（商代晚期：執己爵，《集成》008045“夂”），故此等類例實非早期“夂”字主要之字形發展趨勢。因此，簡文此未從“止”旁“夂”字，應是承繼了殷商甲骨文以至西周中期未加“止”形之寫法。參《合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注：若無特別說明，本文中後凡二書之字形，不俱出注。

字多從“女”或與“女”形近之“毋”，不從“女”者僅見于少數特定篇章，抑或較早期之金文或簡牘之中，在數量比重上可謂相對較低^①。茲整理相關字形，如表 1 所示：

表 1 楚系“𠄎”字形對比

從“女”或從“毋”者	不從女者 ^②
 (郭店《老子·甲》簡 10“執” ^③)	 (春秋晚期：王子午鼎，《集成》02811.2“𠄎”)
 (郭店《尊德義》簡 7“執”)	 (春秋晚期：鞮鐘，《新收》0493“執”)
 (郭店《性自命出》簡 11“執”)	 (曾侯乙簡 1“𠄎”)
 (包山簡 15“執”)	 (曾侯乙簡 125“𠄎”)
 (包山簡 81“執”)	
 (九店簡 56.31“執”)	 (郭店《語叢·二》簡 50“執”)
 (上博《緇衣》簡 10“執”)	 (清華《厚父》簡 5“執”)
 (上博《周易》簡 47“𠄎”)	
 (上博《性情論》簡 3“執”)	
 (清華《皇門》簡 2“執”)	
 (清華《越公其事》簡 57“執”)	

值得注意的是，清華《保訓》簡有一類字形，其“𠄎”旁所從止形，即保留了最初繁重“止”形之樣貌，例如：



此可從上文附注所引商代嬰舟觶之“嬰”字字形類比之，亦可謂楚簡“𠄎”字所從“女”形之來源。

不過，簡文此“[△]1”字之“𠄎”旁終究未從“女”，其來源應逕自殷商甲骨文或春秋

① 除下表所列從“女”或“毋”之楚簡“𠄎”字以外，此等相關類例在包山簡、郭店簡、上博簡或清華簡中，至少都還有 8 例以上，遠超過不從“女”之“𠄎”字 10 至 15 之數量。

② 包山簡與清華簡另有一些不從“女”之“執”字，數量亦不多，例如：“𠄎” (包山簡 120)、“𠄎” (包山簡 122)、“𠄎” (清華《繫年》簡 60)，李守奎疑其乃“執”之異體，可信。其所從之“𠄎”形，疑因義近而替換為“支”旁，茲列備參。參李守奎編著《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596 頁。注：本文中後引是書字例，不俱出注。

③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注：若無特別說明，本文中後引是書，不俱出注。

金文此類“𠄎”字之寫法，故其例也許就是抄寫者逕循古本字體繕寫而來，且未受楚系文字書風之影響^①，彌足珍貴。當然，如上表所列，《厚父》簡“𠄎”字也多未從“女”，代表《厚父》簡之底本可能真的比較早。

除此之外，簡文“ $\Delta 1$ ”字是否為“𠄎”之異構？不可否認，據《說文》知“𠄎”確實是“𠄎”字之異構^②，惟簡文此字從“又”，“又”“手”二字字義雖然相近，但在古文字之形符替換情況中，實在不易見到此二形相互替換之例，尤其在楚系簡帛文字中，更是少見。^③雖不排除“𠄎”乃“𠄎”字後起字之可能，但以目前所見字形發展情況，似仍少了部分關鍵環節。

故綜上所述，若就字形而言，簡文“ $\Delta 1$ ”字可隸作“𠄎”，此應無疑義，且其所從“𠄎”之形，可能承繼了較早期之寫法，但是否與“𠄎”字互為一字之異構，或猶可商。

接下來，再談“ $\Delta 1$ ”字之釋讀。綜上諸家之說，知其關鍵主要在於毛公鼎相近辭例“不𠄎”之解讀。惟毛公鼎此詞之上下文云“臨保我有周，不𠄎先王配命”，可知此“不”當讀為“丕”，訓作“大”，“𠄎”則應讀為“鞏”，訓作“牢固”，即能在上天確保我有周之情況下，鞏固先王所受之天命，可謂具體陳述了銘文上文所云周繼殷承天命之內容，而非“暮四郎”所云“不窮盡先王所受之命”，畢竟若作此解，將無法解釋為何其上文已是“臨保我有周”之續，却又無法窮盡先王所受大命之矛盾情況。因此，毛公鼎此“不”字似不當與簡文表否定義之“弗”字做類比，亦不建議以較晚之簡牘文字改讀西周毛公鼎銘文之語意。當然，“鞏”字本身就是動詞，更應無原整理者所云意動用法之可能，故簡文此處若全據毛公鼎銘文進行釋讀，恐怕仍存在一定之疑慮。

倘循此理，則馬楠將簡文“ $\Delta 1$ ”字訓作“病”，雖可解決意動問題，但其所釋“帝亦不以啓德行不足為病，命皋陶下為之卿士”，前句既已言帝未嫌啓德行不足，但又為何命咎繇助之，此似乎在上下語意上有所矛盾。此矛盾點曹方向早已指出，其說是正確的。^④同理，訓“恐”或讀“蛩”之情況亦復如是，待考。另外，關於“奈我何”之釋讀三說，其將“弗”字讀為“弼”，釋為“無實義的虛詞”，或讀為“否”“丕”等，雖有一定之理據，且以其所斷讀“啓惟（為）后，帝亦弗（弼）𠄎（鞏）啓之經惠（德），乎（？）命咎繇下為之卿事”之釋文而言，可謂順適，但此中似仍有部分疑

① 關於《厚父》此字形特色，趙平安早有所論。參趙平安《談談戰國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現象》，收入氏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續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27-136頁。

② 《說文解字》，清同治十二年（1873）陳昌治刻本，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再版，第63頁。

③ 在陳美絲所整理楚系簡帛文字“意符互作”類型中，尚未見有“又”“手”替換者。參陳美絲《楚系簡帛文字意符互作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④ 《讀清華簡〈厚父〉短札》，“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15年4月11日。

慮，即一般古文字所見“弼”字，有其專字，通常不太會使用“弗”，如戰國者汧鐘銘文所云“弼王”即其例，而“弗”字用作無實義虛詞者，在相關文獻中書證甚少，此方面之實證實仍或闕。至于讀爲“否”或“丕”，其說主要之依據仍是毛公鼎銘，惟簡文“弗”字無法與鼎銘“不（丕）”字做類比，此已如本文上所述者，故“奈我何”此三項方案，恐皆猶有可商。

其實，“經德”一詞，又見于戰國金文與傳世文獻（寬式釋文）：

(1) 唯越十又九年，王曰：者汧，汝亦虔秉丕經德，以克總光朕□，于之孫學，起起哉，弼王□，□攷庶盟，以祇光朕位，今餘其念衛乃有。（戰國早期：者汧鐘，《集成》00122.1 與 00122.2）

(2) 齊陳曼不敢般康，肇謹經德，作皇考獻叔饋逸永保用匡。（戰國早期：齊陳曼簠，《集成》04595）

(3)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尚書·酒誥》）

(4)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盡心下》）

可知“經德”一詞，可當動詞與名詞解，訓作“常法”或“持德”之意，而以簡文內容而言，似較近于者汧鐘之名詞例。倘復依古籍所載，如《史記·夏本紀》所云：“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則簡文所云“帝亦弗^{△1}啓之經德”，其中“亦”字便極爲關鍵，代表上帝與帝禹一樣，可能都擔心啓之即位或治理問題。換言之，簡文此所謂“弗^{△1}”，應是近于所謂“不放心”“擔心”，甚至是“不喜”之意。因此，“^{△1}”字或許應在王寧說之基礎上，并從“子居”之說，以讀“雍”爲上，訓作“和悅”“喜悅”也。其實，王寧之說已明確指出“擁護、維護、支持”之義訓，祇可惜其說似未顧及此義與下文“經德”之聯繫，而“子居”之說反而可貼切“經德”之義，其說是矣。今從之。惟須留意的是，“子居”所云“和悅”“喜悅”等二義訓之用法稍異，前者較近于客觀狀態之描述，而後者偏向主動之用法，故簡文“^{△1}”字之義訓應較接近後者，畢竟此句已有主語“帝”，當訓“喜悅”爲宜。

至于簡文“△2”字，原整理者隸作“少”，訓作“不久”^①；“暮四郎”疑讀爲“爵”^②；陳偉以爲簡文此字與清華簡“少”字或異，疑其應釋爲“乎”字，并可讀爲“呼”，訓如鄭注《儀禮》之“命”^③；華東師大中文系出土文獻研究室從陳偉之說，亦改釋爲“乎”，讀爲“呼”，訓作“命”^④；楊澤生亦釋作“少”^⑤。

今復考古文字“少”“乎”二字之字形，茲試擬此二字之字形分期表，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分期“少”與“乎”古文字形對照表

	少	乎
殷商甲骨文	 (第一期：《合集》19772“少”)	 (第一期：《合集》11918“乎”)
西周金文		 (豆閉簋，《集成》04276)  (此簋，《集成》04303.2)
春秋金文	 (魯少司寇盤，《集成》10154)  (蔡侯申鐘，《集成》00210.1)  (哀成叔鼎，《集成》02782)	
戰國文字	 (曾侯乙鐘，《集成》310.2A)  (少府戈，《集成》11106.1)  (兆域圖銅版，《集成》10478A)  (中山王鼎，《集成》02840A)  (郭店《五行》簡 35)  (上博《孔子詩論》簡 3)  (上博《內豐》簡 10)	 (清華《攝命》簡 32)
《說文》小篆		

①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第 111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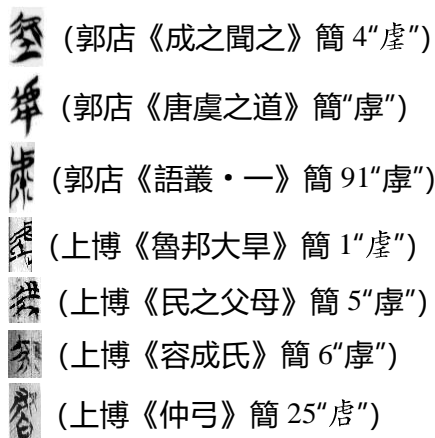
② “清華五《厚父》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15 年 4 月 10 日。<http://www.bsm.org.cn/forum/>。

③ 陳偉：《讀〈清華竹簡〔伍〕札記（三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15 年 4 月 11 日。
<http://www.bsm.org.cn/forum/>。

④ 《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書後（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15 年 4 月 12 日。
<http://www.bsm.org.cn/for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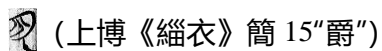
⑤ 楊澤生：《談清華簡〈厚父〉篇比較特殊的斜畫飾筆》，收錄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第 240-244 頁。

可知“少”字在春秋以後，其下方異化為撇筆之點畫，變化甚巨，除右曳、左曳、下引、平置或曲筆外，更有訛從“子”者，如上表中山王鼎之例；其訛從“子”者，疑又與戰國“少”字中豎筆之異化或繁化現象有關。再如上表所列郭店《五行》簡之例，其中豎筆即增繁做圈形，楚簡此等類例習見^①，此與中山王鼎例，在字形上恐有一定之關聯。至于“乎”字，楚系文字罕見其例，即如上所引清華《攝命》簡之例，其形實與簡文“△2”字或異；再者，楚系文字用作“乎”者，實際上，其字多從“虍”，上述楊澤生即據此立說，可信，甚至較為常見之“虍”字，其下所從之訛形，也與簡文此字差異甚巨，例如：



因此，簡文此“△2”字若釋為“乎”，似仍缺平行之字形演變證據，而華東師大中文系出土文獻研究室雖然列舉了幾條西周金文“乎命”之例，但如其文中所云，其中卯簋蓋與即簋屬册命，應與簡文此處文意無關。至于伊簋所云“王乎命尹封册命伊”，似應仍屬册命範疇，甚至銘文所謂“命尹”，當即春秋戰國時期所習見之“令尹”^②，其“命”字應屬下讀，而非與上文之“乎”連文讀之，故“△2 命”若欲解作西周金文“乎命”之意，恐怕仍須續做補證。另外，傳世文獻所見“呼令”一詞也稍晚，今僅見于《後漢書·朱買臣傳上》：“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是故，簡文“△2”字仍應暫釋作“少”字為宜。

至于“暮四郎”據上博簡與清華簡類例，將“△2”字讀為“爵”之說，其根據乃在于以下二例：



^① 例如：“少”（郭店《緇衣》簡 9）、“少”（郭店《窮達以時》簡 8）、“少”（郭店《五行》簡 39）。
^② 例如《左傳》莊公四年：“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榭，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論語·公冶長》：“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邢昺疏：“令尹，宰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

■ (清華《繫年》簡 71“筭”)

此二字似從“少”形，但其實若據季旭昇師之說，上博簡例應是從爵省聲^①，則其所從“少”形，恐怕就是“爵”字上方柱形之省，而與“少”無關。再者，“爵”“少”二字聲韻或隔^②，因此將“△2”字讀為“爵”，不管在字形或字音上，皆仍有疑，亦待考。

綜上所述，“△2”字釋為“少”，恐是目前較好之方案。

關於此段簡文之斷讀，學界看法亦或有異，如原整理者斷為“啓惟后帝亦弗邛啓之經德，少令咎繇下為之卿事”^③；馬楠即以爲原“少”字應上屬為句^④；“暮四郎”斷讀為“啓惟后，帝亦弗受（鞏）啓之經息，少命咎繇下為之卿事”^⑤；黃國輝斷作“帝亦弗受啓之經德少，命咎繇下為之卿事”^⑥；曹方向贊同馬楠（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之說，並將此段簡文斷讀為“啓惟后，帝亦弗鞏。啓之經德少，命咎繇下為之卿事”^⑦。

今在上述釋形基礎上，由於“△2”字仍應釋作“少”，而上文“弗受”可訓作“不喜”，則“△2”字若屬上讀，似嫌冗贅，畢竟“帝亦弗雍啓之經德”或“帝亦弗雍啓之經德少”，在語意上並無太大差異，至於曹方向至“鞏”下斷句，或具其理，但如上所述，“△1”字母須配合毛公鼎銘作釋讀，且“帝亦弗鞏”似亦句意未完。因此，簡文或應斷讀為“啓惟后，帝亦弗雍啓之經德，少令咎繇下為之卿事”。此“少”字可讀為“召”^⑧，訓作“召喚”或“召見”，其猶《詩·小雅·出車》云：“召彼僕夫，謂之載矣。”又如《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曰：“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皆有上對下或君對臣之語境，或與簡文近同。至於“召令”一詞，傳世文獻亦習見其例，如《國語·晉語四》云：“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又如《史記·陳涉世家》云：“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故，簡文“△1”字仍可隸作“受”，讀為“雍”，訓作“喜悅”，而“△2”字則應釋作“少”，

① 季旭昇主編，陳霖慶、鄭玉姍、鄒濬智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中“季旭昇案語”，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第124頁。

② “爵”字之上古音屬精母藥部，“少”字則為書母宵部，二字之聲韻關係未臻相近。

③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第110頁。

④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5年4月8日。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5/20150408112711717568509/20150408112711717568509_.html。

⑤ “清華五《厚父》初讀”，簡帛論壇發言者“暮四郎”之評論，“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15年4月18日。

⑥ 黃國輝：《清華簡〈厚父〉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5年4月27日。

⑦ 曹方向：《讀清華簡〈厚父〉短札》，“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15年4月11日。

⑧ “少”字上古音屬書母宵部，“召”字則屬定母宵部或禪母宵部，二字疊韻，應具有相通之條件。

讀爲“召”，訓爲“召喚”或“召見”。至于此段簡文則應斷讀爲“啓惟后，帝亦弗雍啓之經德，召令咎繇下爲之卿事”，表示關於啓之承繼問題，上帝也不喜啓之經德，乃令咎繇下任卿事以佐之。